

二十世纪最后一个流浪诗人的成长经历
行万里路，读一卷书
流浪者·行动者·思想者

飞得比 大地更低

野宾■著 徐杨■整理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飞得比大地更低

野宾■著 徐杨■整理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飞得比大地更低 / 野宾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8.10
ISBN 978-7-5360-5463-9

I. 飞… II. 野… III. 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2998 号

责任编辑: 李 谓
技术编辑: 易 平
装帧设计: 罗子安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区中心路)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9 1 插页
字 数 400,000 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9,000 册
定 价 3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目 录

引 言	001
第一章 风雨潇湘无限路	003
第二章 八桂山川系梦深	015
第三章 彩云之南原上行	077
第四章 随风直到夜郎西	147
第五章 两江结辔下瞿塘	203
第六章 快意雄风海上来	239
后 述	296



引言

1989年，结了婚，有了一位千金正开着一家小店的我，一时间陷入了困惑和迷茫之中。店越开越差，已不能经营下去。这时候，我偶然读到美国青年杰克·凯鲁亚克的流浪纪实小说《在路上》——这是本多么年轻而血性张扬的书啊！书中的迪安问萨尔说：“……你的道路是什么，老兄？——乖孩子的路，疯子的路，五彩的路，浪荡子的路，任何的路。到底在什么地方、给什么人，怎么走呢？”

我隐隐约约有了流浪的冲动，我的朋友陈泳潮老兄也是。但我们与凯鲁亚克那帮人还是有着巨大区别的。我们虽然都是狂热的文学青年，但学历都不高。我因为身体的原因，只读到初中便辍学了。泳潮读了高中，考上了大学却因为先天残疾——双脚掌朝后、足跟在前、脚掌反向——而没有被录取。我的左脚很小的时候不小心被烫伤，肌肉全部坏死，手术后才勉强可以行走（虽然直到现在还经常隐隐作痛）。另外，我们也没有凯鲁亚克他们那么时尚和精神贵族，我们是这个国家最底层的农民的儿子。

对于命运安排的这一切，我们都欣然接受。除了欣然接受，还能干什么？流浪？

也许，双目失明的人更渴望光明；

也许，脚掌残疾的人更渴望周游世界。

其实，历史上的许多伟人或枭雄在他们年轻的时候都流过浪。徐霞客、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希特勒等等，太多太多了，我不敢奢望成为什么伟人或枭雄，我只是想看一看世界，看一看中国大地。我要壮游天下，观山川之盛，体民

生之艰，抒自由之情。

“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李白，这个一辈子从没有老过的尽才、尽兴、尽情的天才诗人说得多好，多漂亮啊！

我们没有钱，我们的身份是残疾人，有残疾人证的国家正式残疾人。另外，我和泳潮都搞过家庭电器和汽车修理，也有一定的文学基础，我们想依靠自己的手艺和各地政府及残联的帮助完成徒步全国的宏愿。我怀揣中国软科学情报所长沙特约记者证和泳潮一起上路了，还带着一大包沉重的修理工具和书，外加一根挑行李兼防身用的空心钢拐（泳潮也带一根）。我脚步沉重，却梦想成为一名作家、诗人，跨上希腊长着翅膀的神马珀伽索斯，在太阳和大海之间自由地飞翔；或者像李白那样，“不屈己，不干人”，漂泊一生，诗酒度日，“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在世俗的眼光中，我当然够不上美丽；但在我的眼里，世界是平和、宁静而美丽的，甚至是圣洁的，尽管她也有许许多多的丑陋和遗憾。

艾伦·金斯柏格大声嚎叫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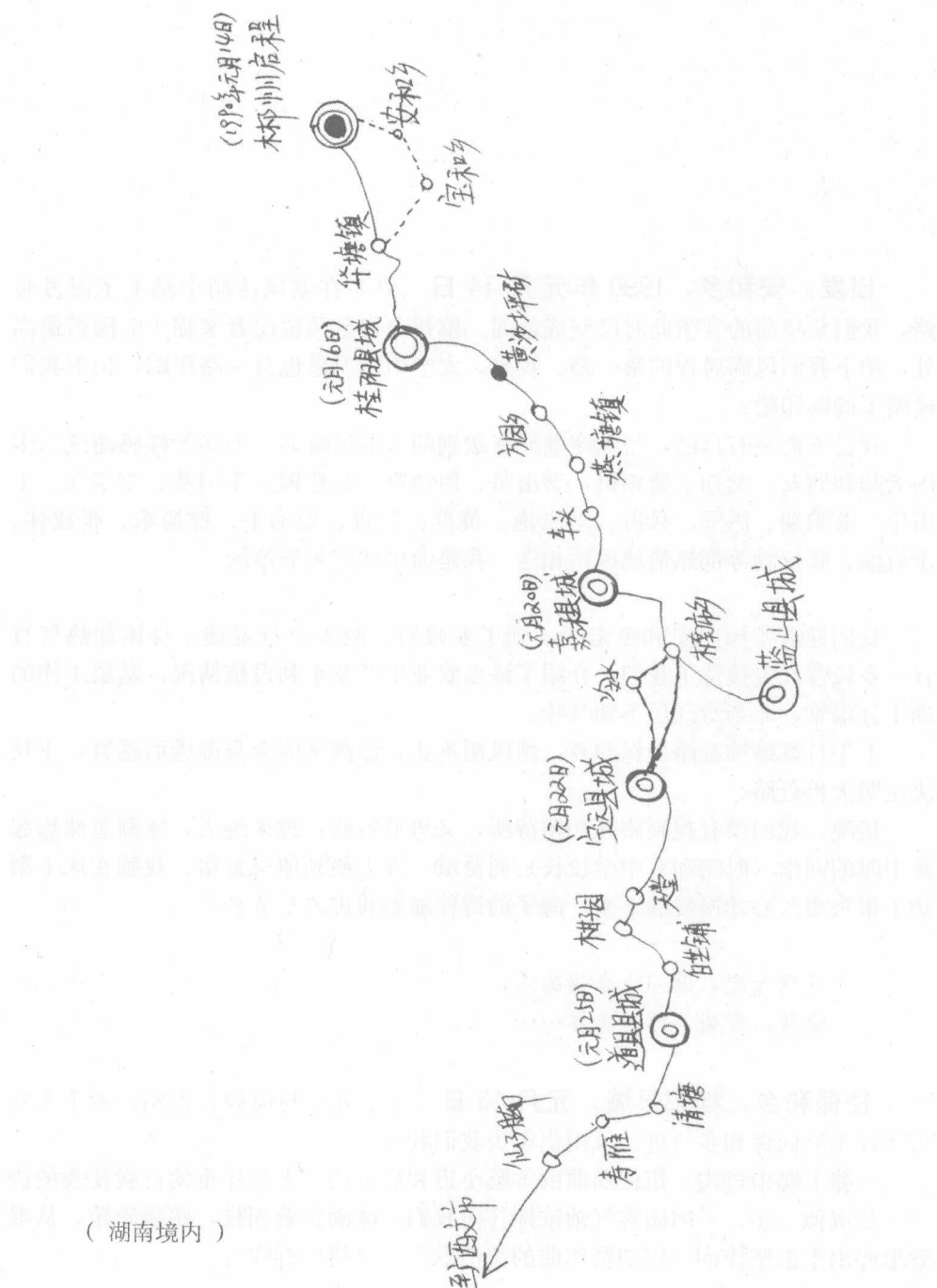
“圣洁的！圣洁的！圣洁的！圣洁的！圣洁的！圣洁的！圣洁的！圣洁的！圣洁的！圣洁的！……

“世界是圣洁的！灵魂是圣洁的！皮肤是圣洁的！鼻孔是圣洁的！舌头与鸡巴与手与粪门都是圣洁的！

“每一件都是圣洁的！每一个都是圣洁的！每一个地方都是圣洁的！每一天都在永恒之中！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天使。”

我希望，我的青春不要过于黯淡；我希望，我的脚步能踏破人心的坚冰，让世界更加美丽，更加新鲜。

Chapter 1



出发，安和乡，1990年元月14日 终于在寒风冷雨中踏上了漫漫长路，我们几年前的奢望此时已变成新闻。郴州电视台两位记者亲临107国道最高处，拍下我们风雨启程的第一幕。我想，太空中的卫星也会一路跟踪，拍下我们这畸形的脚印吧？

我已不能左右自己，与陈泳潮兄在送别的人群里跳动，不知怎样感谢这么多的老师和朋友。戈知子赠相机，李击坚、何初贤、黄建国、李国基、李宗元、王田生、欧阳朔、鸽子、兵古、李飞艳、黄群、艾青、朱治平、曹旭东、张成伟、李有原、张仪勤等都热情地风雨相送。我是命中注定要流浪的。

我们迎着冬雨向安和乡走去。到了乡政府，两人全身湿透，身体却热气直冒。乡长曾凡宝接待了我们，介绍了该乡农业生产及水利设施情况。基层工作的确十分艰难，非亲身经历不知其味。

下午打算继续赶路去保和乡，然风雨不止，泳潮又因全身湿透而感冒，于是决定明天再赶路。

傍晚，我们没有找到旅社和招待所，又想节省钱，想来想去，泳潮忽然想起高中时的同学（时安和乡中学校长）周贤斌，晚上便到他家食宿。我躺在床上激动了很久很久心才慢慢静下来，海子的诗伴随着我进入了梦乡：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往保和乡，桂阳县城，元月15日 上午九点与周校长告别，两个人踩着泥泞小路向保和乡行进。风雨仍在为我们壮行。

一路上爬山过沟，扭扭曲曲的羊肠小道和肩上约三十公斤重的行囊使我的脚步一步沉似一步。一团团雾气浓浓地扑向我们。泳潮拄着拐杖，踉踉跄跄，从喉管里哼出李击坚作词、何初贤作曲的流浪歌——《请告诉我》：

告诉我！请告诉我！大雁是否也有故乡？告诉我！请告诉我！前面的路有多遥远？哦！哦！为什么大雁的路在蓝天？为什么我独自飘零？哦！为什么我已独自飘零？哦！哦！告诉我！请告诉我！星星是否像眼睛？告诉我！请告诉我！太阳是否像金鼓？为什么我充满柔情？为什么有召唤声声？哦……

告诉我！请告诉我！冬天是否还有篝火？告诉我！请告诉我！远方是否有橄榄林？哦！哦！为什么那桃花还不开？为什么我已白发染双鬓？哦！哦！告诉我！请告诉我！星星是否像眼睛？告诉我！请告诉我！太阳是否像金鼓？为什么我充满柔情？为什么有召唤声声？哦……

走着走着，雨不知何时停了。翻过一座山，四清水库（因“四清”运动时建成而得名，谭震林曾来此劳动过。所谓“四清”，指1963年2月在农村开展的“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像锅一样横在我们面前。我们走着走着竟辨不清方向了，虽询问了几个农伯，可还是免不了走些冤枉路。两人的鞋底全是泥巴沾着，脚板冷而湿，寒气上侵，浑身发抖，这种辛酸味，我记得读小学时有过。泳潮呢，摔了一跤，双膝跪了下去，差点跌下丈多高的田坎。

泳潮的脚掌是朝后翻的（被称为倒脚人），看他留在泥地里的脚印，我跟他开玩笑说，要是你犯了案，公安局的同志顺着脚印追你，那叫做“背道而驰”啊！泳潮哈哈大笑，说我乃良民一个，不会犯法的。

我们在一家米粉店里歇脚，老板娘甚是热情。吃过汤粉，到乡政府盖了证明我们到此的公章。保和乡龙副乡长之妻见我们冷得哆嗦，把我们唤进堂屋里烤火，还烤了三块糍粑，请我们暖身填肚，犹如慈母一般。

下午匆匆赶到桂阳，晚上就在我堂兄秉位家（说是堂兄，其实比我父亲还大，按族规，必得称其兄或哥）住宿。他家人已从电视里看到我们昨天离郴州上路时的情景了，并说我特像《西游记》里的孙行者，泳潮自然就是唐僧了。现见我们突然进门，真是又惊又喜。

我们成了“新闻人物”，活了二十多年竟也像领导一样在公众面前“露脸”了。这两天就住他家，吃睡不愁，过不了几天，我们就得自己想办法了。

桂阳县城，元月16日 桂阳是郴州地区（现为市）最大的县，人口近八十万，经济较发达，烤烟全国有名。东汉时的蔡伦是桂阳郡人；《三国演义》第五十二回后半回“赵子龙计取桂阳”说的正是如此。桂阳便因此不小心沾了些光，自诩为“四大发明有桂阳，四大名著有桂阳”。我虽遗憾中国历史上四大美女没有我们桂阳的，却为当代英雄欧阳海是桂阳人而感到欣慰。

上午和泳潮到桂阳县文化馆采访彭德生馆长。老前辈年过半百，很淳朴。他是从事传统戏剧文学创作的，代表作有《秀才断案》，反响强烈。彭德生说：“全社会的人都应该关心残疾人的生活。”这时凑巧来了几个文化干部，我便把从家里带来的灰色卡叽布摆在他们面前，请他们为我们写几个字。几个人都推辞了，

说不懂书法，最好请教委卢腾飞主任写。

卢主任在家里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主动问我们有什么困难。我们说明来意，他便叫我们随他去办公室，大大方方地在桌上展开卡叽布，挥笔写下几个遒劲的大字“残疾人六万公里徒步全国”。他果然是桂阳县的文化权威人士，一手好书法，看得我眼睛发亮，心潮澎湃。卢主任拿来几个橘子，给我们一人一个，自己剥了一个吃。

方元乡，元月 17 日 晴了一天，跋涉一上午。经过黄沙坪铅锌矿时，我把卢主任写的“流浪之旗”系在小树枝上插进随身携带的 1.6 米长的钢拐杖里，举起来经过矿区。街客都围拢来看热闹，也有几个老人和青年探问我们的行程、路程，一脸的惊讶和敬佩。

下午两点抵方元乡。从方元的建筑来看，文化和经济是较落后的，道路和房屋都很脏。我们不想久留，简单地在小店吃了面，继续赶路。天公不作美，云一块块往下压，冷风飕飕，身体抖抖。

傍晚时分，我们投宿路边一家私人旅社，说好价之后，将行李放在脏乱的单人房里。老板娘见我们是外乡人，很精明地要加收五角钱。房间很窄，无书桌，我们当然不同意，就另找一家新开的“90饭店”住下。90饭店说的是 1990 年开业，门上贴有一副对联，虽缺乏新意却也能体现出老板的热情：“服务诚心饭菜香，满面春风顾客喜。”

老板彭大梁、其妻雷毛女、还有三四个孩子都热情地接待我们，递烟、倒茶、端来瓜果叫我和泳潮吃。一个大女孩问我们吃什么菜，泳潮抢在我前面说：“蛋炒饭。”女孩木然地望着我们，大概是看我们够气派，却吃得那么简单，有些不理解，便说不会炒。泳潮就自己动手炒了一大碗，他吃了一小半，其余的让我吃了。

睡房黑而潮湿，后半夜开始下雨。我无法入睡，直到天明。

往燕塘乡，元月 18 日 雨落了一天。我赖在床上，九点多钟才起，洗脸水是泳潮打来的。他已写好昨天的日记，照相机也调试好了。戈知子老师送的这种海鸥相机他从未用过，便一边看摄影书，一边把相机对照书本来回摆弄。

在彭大梁店吃了早餐。一家人依旧热情，为了感谢，我们给他全家拍了张合影，然后赶往嘉禾县城。

雨没有歇脚，我们全身湿透。下午才跌跌撞撞地赶抵燕塘乡政府。刚好乡里有宴会，几个干部模样的人正围坐一桌嗑瓜子，对我们的到来冷眼相对，一脸不屑。其中一位坐在陪席位置上的中年人，言语带刺地下了逐客令，见泳潮拿出相机便溜走了。

离开燕塘不远，巧遇故友李小毛，晚上便在他那里歇下来。两三年未见，他还是老样子，只是从他的言谈和表情看，显得比原先在大水洞火车站（郴州至嘉

禾地方小铁路站)任站长时哀愁多了(他现在降级成了接车员)。站里一共三人,那么大的站台,工房却矮小简陋,加上我俩仍显沉寂和孤独。他有他的家庭苦衷,母亲早逝,继母去年也过世了,还有个姐姐(不同母)。自己中专毕业分配到铁路工作,与固执的父亲断绝了关系。他从小就失去父母之爱,没有享受过家庭的温暖。他说爱情、婚姻给他带来的也是痛苦,有家不能归。

嘉禾县城,元月19日 走了几天仍未走出我自己,倒是有些思念朋友和亲人了。我时不时拿出他们那少得可怜的相片瞧一瞧,得到些许慰藉。

走到嘉禾已是下午六点。泳潮老友李红刚(嘉禾县邮电局副局长)带我们到他家吃晚饭。其妻在医院工作,一个千金两岁半,全家人都很热情。李红刚相貌出众,其妻温柔贤惠,女孩天真活泼,是一个圆满幸福的家庭。

晚餐后,我们住进城南旅社。我躺在床上看长篇小说《浴血罗霄》,书是从李红刚的办公室书柜里拿的(有十来本)。作者萧克上将,嘉禾人,书里写了他在井冈山闹革命的故事(小说后来荣获茅盾文学奖荣誉奖,可见中国文坛还是有眼光的)。我忽发奇想,以后要写一本关于我们流浪的书,要是卖不出,也去找公家单位公款购买,能弄个什么奖就更好了。忽然又想起了古华,也是嘉禾人,他的《芙蓉镇》得了首届茅盾文学奖,后来还拍成了电影。如此看来,嘉禾是全国唯一有两人获得茅盾奖的县了。还有肖建国,他的《左撇子球王》、《血坳》曾名噪一时。嘉禾真是出文学大家和将军的地方。

对文学,我有了新的领悟。如果要成功,看来是先当大官,然后再写书比较容易。

嘉禾县城,楠市乡,元月20日 上午到嘉禾县政府和民政局,一无所获。

嘉禾县城脏得令人作呕,大街上到处是鸡毛、鸭毛,卖鸡鸭的人当街开膛剖肚把家畜内脏和污血甩得到处都是。有一句老话称嘉禾人“嘉禾癞子”,说的是建国前这地方由于卫生条件差,癞痢的流行始终没有得到控制,而得癞痢的人大多头发掉光,成了癞子。但是,嘉禾人民是非常了不起的,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历史悠久的民间艺术奇葩——伴嫁歌,所谓“北有兰花花,南有伴嫁歌”。它源自两千多年前的楚国,是新娘子出嫁前夕,由女伴陪着唱的。内容主要是惜别,感恩父母,或表达对封建婚姻不自由的反抗和愤怒,其曲调狂放中带着野气,有血有肉有情。如代表作《半升绿豆》:

半升绿豆选豆种,我娘养女不择家。

妈妈呀,害了我。

千家万户都不嫁,偏嫁给财主做三房。

妈妈呀,害了我。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根木头背着走。

妈妈呀，害了我。

是谁订出恶规矩，吃人不把骨头吐！

下午与李红刚告别。出了嘉禾城，又是另一番景况，公路两旁石山耸立，树木静静地立着，肃穆而庄重，从公路上看去像修行的尼姑。这里的景致与先前植被茂盛的土地不一样了，让人觉得新鲜。临行前到北郊的珠泉看了看。泉旁有一亭，亭柱上有一名联，云“逢人便说斯泉好，愧我无如此水清。”当官的很多不要脸，撰此联的是一知县，能有所愧，算是不错的了。

昨晚城南旅社李作颂老板送了对联和诗给我们。“世上人，法无定法，非法法也；天下事，似了非了，不了了之！”“沿门乞钵施恩少，背后谗言忍余多。几度欲归归不得，夕阳回首泪滂沱。”

我心里又一次沉重，在现实社会中，残疾人能得到平等吗？

蓝山县楠市乡有三条主街，乃嘉禾、宁远、蓝山三县交岔口。据说，当年红军长征曾在此地扎营。我们找到一位戴近视眼镜的三十来岁的菜农，拿出流浪宣言给他看，他却先把自己的“记者证”掏出来，带有显示意味。原来他是县广播局的特约记者，叫杨晓林。我们一起到饭店吃中餐。老板是女的，和他熟，看来他名气不小。

楠市的建筑古朴而整齐，像部队的营房。找到乡政府，接待我们的是梁良生。他在部队呆过，难怪说话直爽，有军人气质。他在我们的签本上写了留言盖了章，又热情请来几位副乡长与我们合影。送我们出乡政府时，他嘱咐我们按红军长征时的路线进入广西境内，至少可提前五天到达南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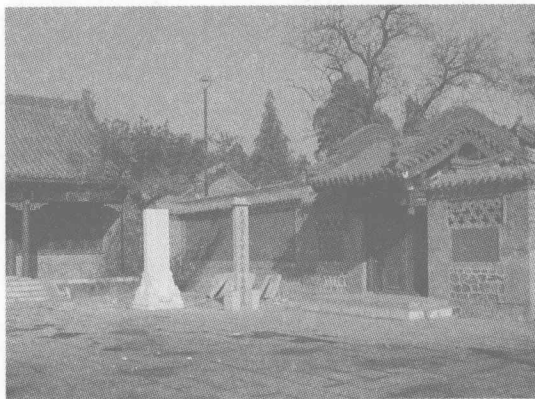
宁远县城，元月21日 步行二十余公里到宁远县城。正是小年之夜，家家户户，洒扫庭院。门上贴了对联，鞭炮挂在门外墙上或用竹竿挑着燃放，还有从楼上垂下来放的。到处是鞭炮声，一片喧嚣，而我们的凄凉越来越浓。

傍晚时，小雨在飘。我与泳潮上街溜了一圈，无意间来到跃进桥。整座桥都是用木料造的，显得陈旧了些，上面有半圆的拱顶遮雨。穿过约三十米长的木制廊桥，我与桥端的一个老头聊了起来。他说，跃进桥原叫“南门桥”，大约辛亥革命时期建，大跃进时期又重修过，故改为此名。

宁远城关街道窄小，杂乱无章，也不繁华。我们逛了街，到汽车站饭店过了小年。一瓶白兰地，一盘红烧猪蹄，一碟麻辣豆腐。两个人痛痛快快地数指猜拳，大声吆喝。喝得半醉了，便站在街上大唱“流浪歌曲”，引来许多好奇和惊讶的目光。有人在背后骂我们疯子，我们不去计较。晃到福利招待所，床位价格与其他旅社相比要低一些，便住下了，睡在冷板床上。

宁远县城，元月 22 日

上午到文庙。文庙是宁远县城唯一值得参观的地方，属全国重点文物单位。古时候，文庙是祭祀孔子的地方，也是当地教育机构所在。宁远文庙初建于北宋乾德三年（965 年），现存的已是晚清重建的了。总的看来，它规模大，气势足，精美绝伦，古朴凝重，占地一万余平方米。没想到它是湖南省和江南最大的文庙，也是



宁远文庙

仅次于山东曲阜孔庙的第二大文庙。其主体建筑是传统的重檐九脊歇山顶宫殿式，红宫墙，黄琉璃瓦，气魄夺人。大成殿墙上画了展示孔子生平事迹的《圣迹图》。其二十根通高五米的大理石龙凤石柱活灵活现，呼之欲飞，为全国仅有，实属国之瑰宝。我们在孔夫子的塑像旁各照了一张相，尔后又拜了孔子，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到县政府办。虽是星期天，照样有人值班。叶兴旺主任为我们写了诗，又叫秘书盖了章。他向我们介绍了宁远的农业、工业和教育情况：宁远县是全国十五个贫困县之一，1989 年因百年不遇的旱灾持续了一百五十多天，致使田里颗粒不收，土地龟裂。工业落后，也没什么矿产资源。教育工作还不错，全县集资建了不少校舍，但还是有很多贫困地区的孩子读不起书。个别地方条件稍好些，学生能领到少许助学金，读点书。

出了县府不远，巧遇泳潮外甥女的男朋友钟老五。老五硬拉我们去他家做客，说难得来一次，又这么巧碰上了，非去不行。我们只好跟着他走。翻山越岭，一片泥泞，途中在匡家村老五姐家吃午饭。饭后，我们才冒着小雨继续赶路。

我们在老五家唱歌、讲故事给孩子们听。小学生已放寒假了，就喜欢凑热闹，听故事、听音乐。泳潮讲了《大明找嘴巴》的故事，又讲了郴州的《苏仙传奇》和外国神话故事《阿波罗》，他们听得入了迷；我讲了《故事会》里一个小故事，逗得孩子们很开心。有歌声，孩子们的日子也就不觉得难挨了。

宁远县城南边三十公里有九嶷山。毛泽东诗中所写“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正是该处。相传帝舜驾崩后就葬于九嶷山下。我们想去看看，老五说，舜陵早已破败，山也一般，不如传说那么神奇，没什么好看的。于是便作罢。

道县县城，元月 23 日 道县政府办梁主任接待了我们。他打电话要县招

待所为我们安排住宿，使我感到一种不同于一般的温暖。

道县的情况与宁远相近。大旱造成粮食损失过亿斤，经济损失五六千万元，与宁远“同属百年不遇的一百五十天大旱”。

道县有很多文化名人。最有名的是那个写了《爱莲说》的理学鼻祖周敦颐。北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周敦颐任郴县县令，四年后改任汝城县令。这期间他撰《通书》、《易说》、《太极图书》，和弟子程颢、程颐同为宋朝理学创始人。如果说理学发端于我们的郴山郴水之间，道县人会不会不服气呢？

回到招待所，我写好一封拜年家信，跑去邮局寄了。晚上盘点，我出发时带的一百七十元钱所剩无几。

躺在床上看资料，才知道刘少奇的第一夫人何葆珍就出生在道县。这使我想起小时候看的“文革”材料，说刘少奇有六个老婆。其实这样的隐私是不能公之于众的，易上纲上线，把它政治化。

道县县城，元月24日 上

上午无事，我们便去潇水河划小船玩，饱览潇湘山水。由于不小心，翻了船，全身浸湿。河水很深，泳潮不会游泳，差点丢了性命，江水冷彻心肺。我们赶忙上岸烧火烤，浑身冒热气。这时，灵感突然就出来了，得诗《潇水河畔》——



寒冷的冬日，在潇水河畔树丫上嬉戏

透明的水刺骨地诱人寒冷
透明的心滟滟地阔向彼岸
于是你划叶小舟
驶离滑板鹅卵石和沙滩
寻觅太阳吐丝的芬芳 扑哧！
——冬潮姐姐的蓝裙撕烂

你笑——你呐喊——
寒冷不是浪人的寒冷
悲伤不是浪人的悲伤
你忘记了所有的风所有的岸
所有的泥泞和所有的道路
忘记了母亲临行前的囑言

扑腾——

中午把衣服洗了，睡了会，准备在道县过个野年。

下午去县民政局。民政局在潇水河边的一个小院内，清静雅致，古朴陈旧。院子右边有一栋矮房，门上挂了块小木匾“儿童福利院”。我们好奇地进去，里面有婴儿啼哭的声音传来，时断时续，感觉凄凉。一位姑娘正拿着皮管引水冲洗地面，地上的十多个箩筐里放着出生不久的婴儿。这些小面孔都面黑肌瘦，毫无血色，看上去颇吓人。还有几个哭得像傍晚森林里饿鸟的尖叫，蚀骨锥心。

姑娘叫张玉华，刚从外面回来，二十岁左右，很文静，生就一副恬淡自然之美，或许是这种职业所致，对我们的造访她毫不反感，而是轻柔地过来搬椅子，请我们在火炉边交谈。这里的婴儿大多是捡来抚养的，共二十七人，其中男孩一个，约六岁。他左手残疾，被父母抛弃在街边，脖颈衣领两边的唾液污垢已结成黑皮，看上去像“白痴”，呆头呆脑的。张玉华要他叫我叔叔，他挤出两个字来，怪招人怜惜的。还有一位女孩叫月年，张玉华抱着，两岁多了。月年很天真，却爱哭，她叫张玉华妈妈，叫我们叔叔，声音很甜。

从张玉华的举止谈吐看，显然已爱上了这些可怜的孩子，她简直就是一位脱俗的天使。相比之下，我觉得那些弃婴的父母很可憎，令人难以容忍。但是转念一想，谁不爱自己的亲生骨肉呢，定是现实的压力迫使这些父母抛弃自己的孩子吧？这世界真够悲惨令人叹惜呀！

张玉华找来民政局长周牛春。周向我们介绍了道县的弃婴抚养情况，还有胡功政为残疾人办编织袋厂，杨家乡退伍军人曹昌树办敬老院的先进事迹，令我感动不已。

下午，我们去潇水河畔晒太阳。

河边有个老人在垂钓。我们慢慢走近，向他打听“文革”中关于道县杀了几千人的“道县事件”。老人看了我们的证件，叹了口气，比较简单地叙述起来。

“文革”时期，也就是1967年，道县有几千名地主富农分子被杀，时间长达两个月。有的说是“地富分子”准备趁“文革”混乱之机动手屠杀贫农，事先被贫农发觉，贫农们便先下手为强，抢先动手杀地富分子；还有的说是“文革”中的“革联”（一派）和“红联”（另一派）趁“文革”混乱之机，为夺取政权发生冲突，一连杀了几千人。据说，许多人家都不管老幼被一窝端，斩草除根；甚至还有一些“四类分子”在外地工作的家属，也被电话或电报召回，一回即杀。潇水河里一时血流成河……宛如人间地狱，难以形诸笔墨。

20世纪80年代，湖南作家叶蔚林曾写过一些中、短篇小说，有的还在全国获了奖。他想以“文革”中轰动全国的“道县事件”为素材写一部长篇小说

(“文革”时，叶在道县附近的江华县当知青；“文革”后，叶又到道县深入调查了几十次)。最后，叶把写了十余万字的初稿带到上海请巴金过目。巴金是所谓的人道主义者，看完叶稿后受不了，直说：太惨烈了，太惨烈了，文学不应该只是表现惨烈。叶回去想了想，一把火把稿子烧了，准备重写。然而直到今天仍不见有关于“道县事件”的完整材料，也许是因为太“惨烈”了，令人不敢造次，就像巴金建议搞“文革”博物馆一样，太难了。

道县县城，元月 25 日 道县城关是个历史悠久的古城。招待所原是文庙，战乱时期被毁，留下的“龙武水”是所内唯一的文物。招待所右侧的古巷是当年红军长征路过的地方，有一堵约二十来米长、高七八米的猪肝色“红军墙”，上面写有标语，引来很多人拍照。我们去西洲公园逛了半个时辰，潇水清澈而湍急。



在道县红军墙前缅怀先烈

明天就是除夕夜了，街上渐渐热闹起来。下午，我和泳潮到街上闲逛，发现有个单位的院子里搭了个大帐篷，音乐刺耳，人头挤挤。过去一看，原来是一个巡回演出的草台班子在搞色情表演，每张票三元钱。出于好奇，我们便买票挤了进去，悄悄坐在脏兮兮的板凳上看小姐们跳艳舞，唱情歌。说句心里话，这些人是有艺术才华的，个别姑娘的唱功并不会输给电视里的那些明星。天气寒冷，她们都穿着三点式大唱大跳，搔首弄姿，把围观者逗得直流口水，兴奋不已

大喊大叫。演员们的表演虽然火了点，却有种说不出的味道，让你暂时受到刺激，感到开心。有个胖姑娘唱完歌，说：真心地祝愿在座的各位朋友天天谈恋爱，夜夜做新郎，全国各地都有丈母娘！我禁不住大笑出声来，漂泊于外，若如此，便是风流浪子也！

最后一个节目更是令人心惊肉跳。一个高挑小姐说，最后请大家欣赏高雅、时尚的时装表演。音乐响出，姑娘们披了一块花布款款地扭了出来，扭到台前向观众抛一个媚眼，然后把身上的那块布迅速撕开，露出一丝不挂的胴体来。妙就妙在你还没看清正想看个究竟时，她却送出一个娇羞的媚笑，转身披布而去。于是你就会更期待下一个表演，可还是模糊不清。我想这是不是艺术的含蓄美呢？姑娘们很聪明呀，知道人的眼睛有时是不管用的。

这样的观赏，花三块钱就行了。姑娘们的谋生也实在不容易，和我们一样“同是天涯沦落人”呀！

晚餐在县招偷偷吃了三大碗压紧且堆尖的米饭。为的是明天赶路怕挨饿，先垫好底。